

华语词汇教学与文化遗产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林建平*

Lam Kin Ping

摘 要：词汇教学是华语教学的重要环节，首要扩大学生的词汇量。通过创设的情境，系统地帮助学生运用并掌握大量的语汇，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粤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需要掌握普通话常用词；掌握粤语普通话差异词；掌握普通话特有词；掌握普通话口语词；以及掌握普通话新词新语。词汇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常常折射在词汇里。掌握好词的本义与词义演变，才能吃透词的意蕴。词汇教学要从点到线，最后到面，形成一张“词语网络”，系统讲述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从大量语例中，了解这些词语的文化背景；需要时，让文物说话。只有透彻理解这些词义，学生才能真正掌握华语词语的实际意蕴。

关键词：华语，词汇教学，中华文化

Abstract: Vocabulary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its main aim is to expand students' vocabulary. Through the created conditions, students learnt to use and acquire a large number of vocabulary to improve oral expression ability in systematic manner.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in Cantonese dialects areas need to learn the common word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ntonese and Chinese language, the peculiar words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spoken words and the new words of Chinese language. Vocabulary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is often reflected in the vocabulary. Only by grasp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a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Vocabulary teaching should be from point to line, and finally to form a "word network" that tells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extended meaning of words. Through learning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and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se words - if possible let the cultural relics speak, that will help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s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and truly grasp the actual meaning of Chinese words.

Keywords: Chinese, Vocabulary Teaching, Chinese Culture

* 林建平，香港中文大学普通话教育研究及发展中心主任。Email: majorslam@cuhk.edu.hk

一 前言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衡量学生语言水平的标准之一。词汇教学是华语教学的重要环节，首要扩大学生的词汇量。通过创设的情境，系统地帮助学生运用并掌握大量的语汇，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胡明扬（1997，页16）提出“中级阶段语汇教学任务是帮助学生扩大语汇量”的设想。杨惠元（2003，页37）提出“强化词语教学，淡化句法教学”的观点，目的就是要扭转人们忽视词语教学，过分重视句法教学的倾向。李如龙、杨吉春（2004，页22）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语音、词汇、语法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以词汇教学为中心”，并不是要取消或排斥语音、语法的教学，而是要把语音、语法融入词汇进行教学，扭转长期以来人们过分强调句法教学，忽视词汇教学的倾向。

二 词汇教学的内容

从语言学习规律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和华语学生学习华语有着共同规律，即词汇量少，口头语言表达力不从心。海外华语地区在缺乏华语语境的情况下，华语教学尤其需要加大词汇教学的力度，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帮助学生积累语言材料（输入），让学生敢于说，乐于说，有话可说（输出），在言语交际中，做到表达流利，得心应手，用语得体，有效交际。充分利用校本条件，系统创设情境说话活动，让学生有说话的欲望，有话可说，找到“说话”的感觉。

粤方言区人学习普通话，面对语音和词汇两个关口。林建平（2016，页2）提出词汇学习“五层级”的观点。具体内容：掌握普通话常用词；掌握粤语普通话差异词；掌握普通话特有词；掌握普通话口语词；以及掌握普通话新词新语。

2.1 掌握普通话常用词

在香港，中文教学要求小六学生掌握3000个常用字。在此基础上，掌握几万个常用词，才能满足中文学习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69000词条。这部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以此为出发点，香港小学生应当掌握35000-40000普通话常用词。

2.2 掌握粤语普通话差异词

粤语说“行路”，普通话说“走路”，“行”、“走”之间，存在差异。一般来说，粤语的行，对应普通话是“走”；粤语的走保留古义（奔走），对应普通话是“跑”。行路即走路，快走即快跑。拿粤语的走和普通话的走相比，有的词义相同：

词语	粤语	普通话
走（离开）	我走喇，拜拜。	我走了，再见。
走了（委婉词：死亡）	佢咁后生就走咗咯！	他这么年青就走了！
走样（失去原来的样子）	条裤洗完就走样。	这条裤子洗完就走样。

古文字的“走”为会意字，上面像人的两臂摆动，下面像脚形，组合起来表示“跑”的意思。老派粤语词“走难、走趯”都含逃跑之意，粤语走趯即奔波。古文字的“奔”也是会意字，上面像人的两臂摆动，下面像脚形（三止），表示快跑的意思。“奔”与“走”都有“跑”之意，但“奔”强调急速，“奔”也含“逃亡”、“私奔”义是“走”所没有的。至于“行”字，本是象形字，像四通八达的道路，引申为行走。古代汉语的“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走”；古代的“走”，相当于现代的“跑”。

2.3 掌握普通话特有词

有的词是普通话所独有的，香港粤语一般不用，叫做特有词。例如：

蹭饭 唱白脸 超女 车间 扯淡 城管 充值 出勤 创收 春晚 春运
打表（计价器）打的 打黑 打假 大本 的哥 的姐 敌敌畏 第一把手
爷们儿 款爷 侃爷 膀爷 哥们儿 帅哥 军嫂 警嫂 空嫂 邮嫂 月嫂

2.4 掌握普通话口语词

普通话口语表达在形式上灵活多样，生动传神，表达同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说法。在香港，中小学生有必要学习语言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普通话口语词和短语。例如：

不得了 不对劲 不好说 不起眼 不象话 不要紧 不用说 不在乎 不怎么样 打主意 出主意 鬼主意 馊主意 好主意 没的（得）说 没关系 没门儿 没事儿 没影儿 不瞒你说 不一会儿 会来事儿 没你的事（别）往心里去 研究研究 怎么搞的 这话是怎么说的 说白了 说到底 说好话 说了算 说闲话 说远了 说真的 说哪儿去了

2.5 掌握普通话新词新语

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产生新词新语。新词语来自北方地区，也有来自东南方言。粤方言词生命力强，进入普通话，丰富了普通话的表现力。比如，“煲”是粤语的特征词，广东饮食文化中，重视老火汤水食疗，强调“煲三炖四”的烹调法则。由“煲”（动词，熬煮）的本义，比喻人们“长时间打电话闲聊”，粤语区人说“煲电话粥”。现在，粤语词“煲电话粥”进入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丰富了普通话的表现力；粤方言字“煲”也进入了现代汉字系统，成为共同使用的规范字（二级字表）。粤方言词“入典”逐渐成为趋势，《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粤方言词，例如：“爆粗”、“唱衰”、“粗口”、“大排（牌）檔”、“淡定”、“蛋挞”、“登对”、“的士”、“搞定（掂）”、“河粉”、“看医生”、“狗仔队”、“手信”、“乌龙”、“咸鱼翻生”、“饮茶”等等。粤方言词进入现代汉语大家庭，打破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界限，意义重大！

三 中华文化的传承

词汇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常常折射在词汇里。掌握好词的本义与词义演变，才能吃透词的意蕴。举例说明如下：

3.1 首先谈个“青”字。“青草、青天、青丝”的“青”，在词语中，“青”分别代表绿色、蓝色、黑色。至于“名留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青史、汗青”则与古代中国竹简制作程序有关。古代制作竹简，先用火烤炙，青竹冒出水分，刮去青皮，方便（刀刻）书写。这个程序，称为“杀青”。后来泛指书籍定稿，或影视拍摄完竣。当年，文天祥写了《过零丁洋》诗：“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乃千古绝唱。零丁洋今名伶仃洋，位于香港西面水域。

“刀”字作为偏旁写作立刀旁“刂”，有“刂”旁的字大都跟使用刀具有关。例如：“剑、刻、削、刮、割、剖、剥、利”等等。“删除”的“删”本义是用刀刮去竹简上的字。“刊登”的“刊”最早的意思是削除（竹简上的错字，削除掉）。成语“不刊之论”是指不可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正确掌握成语“不刊之论”，要从“刊”的本义出发。

3.2 “主席”的“席”是什么？“席”本是席子。古时候，华夏民族席地而坐，席地而睡，“席”是坐卧的工具，“主席”与“客席”相对，所谓“主席”，是指主要席子上的那个男人，或者席子上的那个主要男人；重“礼”是孔子的一贯做法，起居生活坚持“席不正不坐”。成语席地而坐、席不暇暖、幕天席地、座无虚席、席卷天下，都跟席子有关，都保留了“席”的本义。成语有个特点，稳定性强，存古的成分也就相当牢固。因此，通过成语，我们可以考察出“主席”的“席”，很有中国特色，有着丰厚的、独特的中华历史文化意蕴。

今天，现代汉语的语汇中，保存并大量流通以“席”构成的词。以“席”开头的词有：席次、席地、席位、席子等等。以“席”结尾的词更多：出席、割席、即席、酒席、联席（参加联席会议）、列席、缺席、入席、首席、退席（陪审员退席商议）、筵席、宴席、择席、枕席、主席、专席（专门设置的席位）、坐席等等。“筵席”这个词很有意思。筵，是铺在地上的大席子；席，是铺在你面前的小席子，这时候，小席子的地位比大席子高。

3.3 “床前明月光”的“床”是睡床吗？不是。中华民族原是席地而坐的民族，垂足而坐，高床软枕是后来的事；电视屏幕上，日、韩古装剧依旧保留了席地而坐、席地而睡的起居方式。李白《静夜思》诗中的“床”，不是睡床，乃是“马扎”，所谓“胡床”。

李白的《长干行》可为自己的《静夜思》佐证，“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个床肯定与卧床无涉。白居易的《咏兴》：“池上有小舟，舟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基本上就是一个从胡床到床的解释；杜甫的“几回沾夜露，乘月坐胡床。”显然说的也是室外，语境与李白异曲同工（马未都，2012，页189）。

时年26岁的李白，在一个明月星稀的秋夜，坐在庭院里的“马扎”（胡床）上，看到明亮的月色，疑是秋霜一片。这时候，诗人“举头”望见明月，“低头”思念故乡。如果，诗人在屋里，躺卧在睡床上，如何举头？如何低头？

唐代以前中国人是席地坐。睡觉非常随意，就是席地而卧。因为没有客厅的概念。到明清时期，罗汉床同时具备了睡觉和待客两种功能（马未都，2009，页171车上篇）。

3.4 让文物说话。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年代久远，同样一个词，词义发生变化，古今意涵有所不同（如“床”）。“卵”字的本义是指卵生动物的蛋，古代汉语特指鸟蛋、鸡蛋。成语“覆巢无完卵”、“危如累卵”、“以卵击石”特指鸟蛋、鸡蛋。古汉语的特指义还在成语中保留使用，现代汉语则已经不用（改用蛋）。日语汉字的“卵”，特指鸡蛋，唐宋以来，沿用至今。解说古汉语字词，最好让文物说话。

3.4.1 下榻

新闻标题：纳吉抵达下榻酒店时，受我国驻沙地阿拉伯官员迎接（《光华日报》2016年3月1日）。“下榻”指（客人）入住（酒店），原是个古汉语词，但流通至今。说起“下榻”，有个典故，不得不说。东汉有一个名臣叫陈蕃，他性情耿直，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陈蕃喜欢结交有气节的人，他设专榻招待客人。这个榻，平时挂在墙上，有他看重的人来家里，就把这个榻从墙上拿下来，让客人休息。所以叫“下榻”，此词语古老，沿用至今（马未都，2009，页173）。

3.4.2 完璧归赵

把原物完好无损地归还原主，用成语“完璧归赵”。古为今用这句话，一点儿没错！璧，是指古代一种扁圆形的、中间有孔的玉器。玉器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从未间断、持续八千年的一种文化（马未都，2008，页2），说得上历史悠长，博大精深。词汇教学按不同年级或学习阶段，逐步渗透。初级阶段，通过讲解“珮、璜、璧、瑗、环、玦”等古代玉制装饰品，让学生认识玉器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化；带“王（玉）”旁的字大都跟玉石有关。例如：“琢磨”的“琢”，是雕治玉石。“瑕疵”的“瑕”指带有赤色的玉石。“瑜”是美玉。“莹”是光洁如玉的石头。“玉玺”的“玺”则指玉做的印章。美石为玉。玉的本质就是美丽的石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玉充满了敬意。难怪古往今来，人们都喜欢以“玉”取名：林黛玉、贾宝玉、黄永玉、林连玉、陈玉树、陈玉莲、谭玉瑛、张曼玉。

中高级阶段，让学生认识语汇“亭亭玉立”（形容女生）、“玉树临风”（形容男生）、“玉成此事”（敬辞，请对方帮忙促成这件事情）、“玉体欠安”、“敬候玉音”（等您给我回信）、“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的最高等级的品格）以及“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等等。

3.4.3 一言九鼎

形容说的话很有分量、很有作用，成语说“一言九鼎”。青铜器中，鼎是烹煮或盛载食物的重要礼器，是权力的象征。一般为圆腹三足，也有四方四足。九鼎，古代传说夏禹所铸的九个鼎，象征九州。列鼎是人的地位和身分的象征。商代时，对表示王室贵

族身分的列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可见，“九鼎”分量之重。

成语“鼎足而立、三国鼎立、鼎足之势、鼎鼎大名、人声鼎沸、鼎力相助”都是源自“鼎”的本义。现代汉语常用词中，鼎鼎、鼎沸、鼎革、鼎力、鼎立、鼎盛、鼎新、鼎峙、鼎助、鼎足等，依旧香火“鼎盛”，历久不衰。“鼎力相助”表示大力相助，但要注意多用于求人相助时的客气话，也就是敬辞，用于请托或表示感谢时说：多蒙鼎力协助，无任感谢！

在日常交际中，应重视敬辞的运用，即用得其所，由自身出发向对方表示谦敬之意，如果用来赞美自己，那绝对是不合适的。“光顾”是敬辞，“府上”（不能自称自己的家）是敬辞。其他敬辞，奉陪、奉还、惠临、惠赠、惠允等，使用时，要注意使用对象，用得准确，得体，更高层次，要求典雅。

3.4.4 九大簋

广东人都认识“九大簋”。“簋”是什么？词典解释为“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多为圆形，两耳”。“簋”在现代汉语基本失传，现代粤语还保留“九大簋”这个说法。原是器皿的“簋”，流传到广东民间，发展成为饮食礼俗，不是婚宴的八个菜（八簋），乃是九个菜（九簋，簋粤音鬼，长长久久之意），还加上“大”，“不但言其多，且含有极其丰盛、隆重之意”。广东俗语说“请你食九大簋”，说话人真当回事儿，表示隆重其事，以最高规格接待。“九大簋”之中，必有一道菜，那是鸡。广东人宴请，少不了鸡，因为，“无鸡不成宴”。

3.4.5 筷子

吃西餐，动刀叉；吃中餐，用筷子。中国人吃饭，讲究规矩，正确使筷子，成为餐桌礼仪之一。爷爷辈的长辈们说过，夹得起就吃，夹不起来就别吃，不允许夹不起时用筷子扎起食物（扎馒头扎饭是祭奠死人的）。据文献记载，3000年前，中国人已经使用筷子。古时候，筷子叫做“箸”，一般用竹木做成。“箸”粤音同“住”（停住），行走在江河上的船，既忌讳翻（翻船），也忌讳“住”（停住）。到了今天，仍有渔民吃鱼有个忌讳，不能把鱼翻过来吃。

现代粤语一般都说“筷子”，老派粤语还用“箸”；口头语中，用于用筷子夹起的菜，老派粤语说“一箸菜”；主人宴请劝食时，请客人“大箸食餸”（多吃菜）。北京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说了个故事：中国人过去看一家人的筷子就知贫富。筷子越长，家产越殷厚。原因很简单，大户人家吃饭菜多，筷子长了好夹住远处的菜。过去没有转盘，多好吃的菜也转不到你的面前。在没有转盘的年代，小孩儿就算站起来，也夹不了远处的菜。粤语说“夹唔到（餸）”，普通话则说：“够不着（菜）”。粤语基本不用“够不着”这个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日、韩三国人民都用筷子，可筷子各有千秋。中国筷子平头，日本筷子尖头，韩国筷子金属。什么原因？原来，中国饮食文化中禁吃或少吃生食，尤

其鱼肉一类。日本与中国饮食习惯相反,极喜生食,尤其生鱼片。生鱼片滑溜,不好夹起,日本尖头筷子如同鱼叉,这时候,大派用场。还有,日本人分餐制,一人一份,筷子短而尖,只为自己,不像我们中国人共餐制。至于韩国筷子多是金属造成(韩剧《好医生》、《来自星星的你》一些场景中有所反映),韩国人喜烧烤,金属筷子应运而生。竹木筷子上了炭炉,容易着火,金属筷子避了火光之灾。小小筷子,富含三个国家的文化意蕴,体现出许多道理来。

四 结语

汉字背后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具有广博的知识背景。与拼音文字系统相比,汉字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因素以及文化差异相当突出。海外华语学生学习汉字,应当依循“族群”进入汉字世界,就能把一个一个零星的汉字,形成汉字网络,减轻记忆负担,提高记认汉字的效率,并且,在记认汉字的同时,学会中华文化。往深处挖掘,就会得出“汉字文化学”(汉字文化/学),即研究“汉字文化”之“学”(何九盈,2016,页38)。

汉语词汇教学要强调语素构词的特点,利用语素类推法教学合成词,把孤立的词语尽可能放在词义的网络中来联系,努力扩大学生的“心理词库”(周健,2012,页132)。换句话说,词汇教学要从点到线,最后到面,形成一张“词语网络”,系统讲述词语的本义和引申义,从大量语例中,了解这些词语的文化背景;需要时,让文物说话。只有透彻理解这些词义,学生才能真正掌握华语词语的实际意蕴。华语的语素丰富,搭配十分灵活。语素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 段莉(2013)〈《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词情况研究〉,山西:山西师范大学。
- 何九盈(2016)《汉字文化学》,页38,北京:商务印书馆。
- 洪丽芬,庄惠善(201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问题:华小学生写作水平低的原因,《八桂桥刊》,2, 36-41。
- 胡明扬(1997)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汇教学的若干问题,《语言文字应用》,1, 12-17。
- 黄妙芸(2010)从汉语走向国际化看区域华语词汇变异—以马来西亚为例,《八桂桥刊》,4, 48-52。
- 江蓝生(2013),《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概述,《辞书研究》,2, 1-19。
- 李如龙,杨吉春(2004)对外汉语教学应以词汇教学为中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4, 21-29。
- 李彤(2005)近十年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中的三大流派,《语言文字应用》,(9), 9-11。
- 梁志明,李 谋,吴杰伟(2011)《多元交汇共生:南亚文明之路》,页211,北京:人民出版社。
- 林建平(2011)《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发表论文),第二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办。

- 林建平（2012）《文化教学是华文教学的本质》（发表论文），第四届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协会年会，越南河内：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
- 林建平（2013）《试析普通话新词新语中的粤方言词》（发表论文），香港：香港树仁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合办“汉语国际教育背景下的普通话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
- 林建平（2013）《粤方言词入典：兼谈国际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发表论文），成都：四川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合办“汉语文教育及国际汉语教育的建设与发展”国际研讨会，2013。
- 林建平（2016）《词汇与情境说话教学》，香港：香港教育局专题报告。
- 林友顺（2012）大马万人集会教华文教育，《亚洲周刊》，26(14)，2。
- 刘世勇，武彦斌（2012）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现状与发展策略，《东南亚纵横》，9，38-43。
- 马未都（2008）《马未都说收藏·玉器篇》，页2，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马未都（2009）《马未都说：车上篇》，页171-17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马未都（2012）《马未都杂志：出门》，页18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吴建平，蒋有经（2012）新时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泉州师范学院学报，30(5)，123-127。
- 谢诗坚（2013，7月8日）大马华文教育的窘境，《星洲日报·跃马扬鞭》。
- 杨惠元（2003）强化词语教学，淡化句法教学：也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37-43。
- 周健主编（2012）《汉语课堂教学技巧325例》，页132，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清海（1998）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语文教育问题，《华文教学应走的路向》，页67-74，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 周聿峨，龙向阳（2002）马来西亚华族的民族母语教育，《世界民族》3，49-55。